



著作：净土法门丛谭

弥陀净土教史概观

佛教在中国，到了唐代，大乘八宗已盛行一时。其中性、相、台、贤四宗，是重教理的；禅、净、律、密四宗，是重行持的。而净土宗的教行，是深信念 佛可望生者蒙佛加护得益，亡者凭佛愿力能接引往生，真是冥阳两利，存歿均沾。因此，自净土教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已来历代大德的研究、修行和弘盛，缙素归向者，真不知其有几千万亿人，为各宗派之信仰所不及。

一、西方净土代表了十方净土

佛教诸大乘经论，虽皆有说明十方世界有无数诸佛，各有其所住之净土，各有其所教化的众生，可是有独立经典叙述说明的，只有阿弥陀佛、药师佛、阿出佛、弥勒佛等，而以有关阿弥陀佛的经典为多，其他叙述琉璃净土的只有一部药师经，兜率净土的只有弥勒上生经与下生经而已。西方净土则有三经，详说阿弥陀佛在因地学佛出家时的闻法、接愿、立誓、修行，及其极乐国土的庄严结构，美景重重，引人入胜；因此虽十方皆有净土，而弥陀净土，无形中成

127

了十方净土的代表，信仰净土者多以弥陀净土为代表，为主要信仰的对象；亦以此弥陀法门得以普遍的弘盛，所谓「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补处大士，翊赞净业，所以也随之而隆盛。

二、净土法门的缘起

净土法门导源於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佛陀在王舍城说法，适逢阿世王受提婆达多之挑拨，欲害父王频婆娑罗，困入天牢，饥饿痛苦，想佛求救，佛即派遣目连和富楼那，相继飞入宫中为王受戒和说法，王得法喜，生命不绝。阿世王误以为其母韦提希送供救父，又因其母於宫中，母念佛慈，思求脱苦之法，佛即感现其前，放金色光，照耀十方净土，种种胜景，庄严微妙。韦提希观察之後，就祈求佛道：「世尊！是诸佛土，虽复清静，皆有光明，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

教我思惟，教我正受了！」。於是佛就为她 说「观无量寿佛经」，详示十六观法，三辈往生。九品莲台，如何修习，才可 以往生的方法。

三、念佛法门的开导

128

佛陀虽放金光为韦提希夫人显示十方佛土的净境，引导夫人用十六观法修行，求生净土；但尚未专设念佛法门，可以令生者获福，死者往生，後来佛在舍卫国的只树给孤独园，观察到有很多众生，是求生净土的根机，所以就「无问自说」，自动地宣说阿弥陀经，告诉舍利弗道：「从是西方过十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其土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於是就把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生者皆得阿跋致，只要执持名号，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便可以往生净土的方法和盘托出了。

修学弥陀净土的念佛法门，导源於本师释迦所说的净土三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十六观经。此一法门，佛灭度後，西天东土，各有传人，发扬光大，慧命不绝，给予众生无限的福利。但莲宗宝监卷二有郑通判问天台思梵讲主云：「教中所明念阿弥陀佛，愿生净土，此专为钝根方便权说，上根顿悟，一起直入，岂假他佛净土耶？」师云：「佛在世文殊普贤，佛灭後马鸣、龙树及智者、智觉（永明）皆愿往生净土，岂是钝根乎？若以此为权教，将以何为实教耶？是知以念佛为愚夫愚妇之事，皆未深知念佛者之胡语」。

四、东西诸师的念佛观

甲、西土诸祖的念佛观

129

1. 文殊菩萨念佛：佛说阿弥陀经，把净土传授小乘的舍利弗，大乘的文殊师利等诸大菩萨。观佛三昧海经」中有文殊发愿往生西方的偈子：「愿我命终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生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授我记」。唐代的法照大师坐禅，尝於钵中窥见五台胜境，发心朝礼，求见文殊菩萨，请问修行要道。文殊告曰：「汝今念佛，正是其时，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供养三宝，福慧双修。此之二门，最为善要。我於过去劫中因观佛故，因念佛故，因供养故，得一切种智。」又问：「当云何念」？文殊答：「此世界西，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忆念，切勿间断，命终决定往生；永不退转」。此证文殊亦由念阿弥陀佛，得佛现身授记的。

2. 普贤菩萨念佛：悲华经载过去宝藏佛时代，阿弥陀佛尚在因地作转轮王，观音、势至、文殊分别为他的一二三太子。普贤菩萨则为此转轮王的第八太子，提倡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如华严经行愿品云：「普贤告善财童子等发十种广大愿行，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速能灭除五无间业。……临命终时最後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於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又发愿云：「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彼佛众会咸清净，我时於胜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授我菩提记」。又在中国宋代，有长芦宗颐大师，发起组织莲社念佛，开始报名登记，当晚即梦见普广菩萨来要报名登记，并要求把他

130

的师兄普贤登在榜首，他醒来不知普广是何许人，遍问诸师，皆无所知。後得一讲经法师告之，在华严经中某品内，有普贤普广兄弟，皆信念佛。一查之下，果如所言。足见普贤大士拥护念佛法门，古今各地，无处不在。

3. 势至菩萨念佛：这位菩萨与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早已辅弼弥陀，宏扬净土。且在楞严势至圆通章中，说他在因地修念佛法门，悟入圆通。如经云：「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於此界，摄念佛人，归於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4. 马鸣菩萨念佛：传灯录说：「菩萨生时，感动诸马悲鸣」；又有谓其善说法要，能令诸马闻之而悲鸣垂泪，因之得名。自佛灭五百年後，外道复兴，法运将替，菩萨乘愿示生东印度，广造诸论，摧邪辅正。尤以造大乘起信论，劝人念佛求生西方，最著盛名。如云：「应当勇猛精进，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菩提，常不休废，得免诸障，善根增长故」。又云：「若人专念四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退转」。其临终时，入大龙奋迅三昧，涌身虚空，光灿如日，还复本位，而取涅槃。

5. 龙树菩萨念佛：此菩萨与马鸣菩萨同时代，因其诞生於树下，得道於龙宫，因此得名。相传出家三月，便通三藏，龙王尝迎其入龙宫，启阅龙藏九旬

131

，未及万分之一，即悟无生，乃还人间，大弘佛教。其所著十住毗婆沙论，分佛教为难行道与易行道，大力劝人从念佛的易行道，求生西方。楞伽经亦说：「当来南天竺，有龙树比丘能显中道义理，位证初地，往生极乐，彼佛授记」。有偈赞云：

若人愿作佛，心念阿弥陀，应时为现身，是故我皈命。

人能念是佛，无量力功德，即时必能入，是故我常念。

若人种善根，疑则花不开，信心清净故，花开则见佛；

6. 世亲菩萨念佛：此菩萨是大论师，在马鸣龙树之後，出生在北印度，为 无著菩萨之弟弟，师子觉比丘之哥哥。初究小乘，作五百部论，轻毁大乘，後 经无著的方便化导，改信大乘，又作五百部论赞叹大乘，以赎前谤大乘业愆，故在印度有「百部论师」之称。兄弟三人，初皆发愿往生兜率净土，但他对弥陀净土，亦极推崇，以十方净土，皆可通融无碍。曾撰「往生论」，劝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全部论皆以偈颂总摄无量寿经之教义。且举一二如下：

「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

我作论说偈，愿见阿弥陀，普共诸众生，往生安乐国」。

往生论的华译，是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北印度僧菩提流支来洛阳译出，名「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又名「无量寿经论」、「净土论」，内容是说「五念门往生法」：

132

一、礼拜门，以身业向阿弥陀佛形像礼拜；

二、赞叹门，以口业称念阿弥陀佛名号；

三、作愿门，一心愿生彼国；

四、观察门，以智慧观察彼国土的十七功德，佛身的八种功德、菩萨的四种功德；

五、回向门，愿回施自己的功德於一切众生，彼此共成佛道。

乙、东土诸师的念佛观

自东汉时代佛法传入中国，不久净土宗的教义亦随之俱来，研究、弘扬净土教的人才，亦层见迭出；而其中解行具足，名重一时，被众推出远公至印公等十三人，为净土宗之历代祖师。其实在对净土法门有真修实行，且於教理有高深造诣者，真不知凡几，岂啻十三人而已。如在远公之後，北魏的昙鸾大师，他弘扬净土最力。他往生净土的思想，悉见於他对菩提流支译往生论的注解，道绰、善导皆以他为东方净土宗的始祖。

昙公初好仙术，闻陶弘景得长生法，涉远就之，陶以仙经十卷授鸾，鸾自然以为神仙之术最好。後还洛阳，遇菩提流支法师，甚为相得；并问支曰：「佛家亦有长生之术乎？莫能却老、而不死乎？」支笑曰：「长生不死，吾

佛道也。真正长生不老之法，吾佛家有之」；遂授与观无量寿经曰：「汝可诵此，则三界无复生，六道无复往，盈虚消息，吉凶成败，无得而生，其为寿也，有劫石焉，有河沙焉，沙石之数有限，寿量之数无穷，此吾大觉金仙之长生也」。鸾闻其语，骤起深信，就焚去其所学之仙经，转学观经，深得其义，并修习三福、观想九品，寒暑无间，疾病不懈，魏主怜其志，又嘉其行，赐号神鸾。敕住并州大严寺，後移住汾阳玄中寺，勤苦为道，一夕正持诵顷，梦一梵僧轩昂而来，入其室曰：「吾龙树也，以汝有净土之心，故来见汝。鸾曰：何以教我？树曰：已去不可及，未来未可追，现在今何在，白驹难与回」。言讫而逝。鸾闻有省，以其所见胜异，如生死期必近，即集众教诫，有「地狱之苦，不可以不惧；有九品净业，不可以不修」。因令众弟子高唱佛号，鸾乃西向瞑目顿颡而示灭。时大众皆闻管弦丝竹之声自西而来，良久始寂。但东土净土宗之创始，由於庐山东林之组织莲社，集众熏修，所以历来学净土法门者，都尊远公为初祖，笔者亦循旧说而叙述之：

1. 初祖晋慧远大师念佛？师俗姓贾，晋北雁门楼烦人。自幼好学，博通六经，尤善老庄之学。後听高僧道安讲般若经，豁然有悟，认为「九流异议，乃糠粕耳」，独尊佛法为精义，与其弟慧持，从安公剃度後，精思讽诵，夜以继昼，使安公叹为：「使道流东国者，其在远乎」！太元六年（西元三八一）远师南游至江西浔阳，入庐山立寺，讲涅槃经，诚感山神雷雨运木，而兴建东

林。并凿池种莲，於水上立十二叶莲花，因波随转，分刻昼夜，以为行道之节，遂号莲社，以莲华为标志，示归心西方。时师集高僧慧永、慧持，名儒刘遗民、宗炳等凡一百廿三人，日夜念佛，求生净土。远公居山卅余年，迹不入俗，送客以虎溪桥为界，一日送陶渊明、刘止静，闲谈不觉过桥，三人不禁大笑，遂成「虎溪三笑」之佛门佳话。虽帝慕道风，数诏不赴。专修念佛三昧，澄心观想之余，曾三睹圣像，均默不语。後在般若台，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观音势至左右侍立。佛告之曰：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七日後，当生我国。又见社中先化之佛陀耶舍、慧持、刘遗民皆在佛侧，前揖师曰：「师志在先，何来之晚？」时在义熙十二年（西元四一六），将临命终时，方告徒众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睹圣相；今复见之，吾生净土必矣」。旋端坐入灭，时年八十又三。

2. 二祖唐善导大师念佛：安徽泗州人，人皆称其为阿弥陀佛的化身。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因见西河道绰禅师的净土九品道场，喜曰：「此真入道之要津，修余行业，迂僻难成，唯此法门，速超生死」。於是

礼念益精。旋至京师，激发四众，每长跪念佛，非力竭不休。出则演说法门。三十余年，未尝睡眠。每日称念佛号五万至十万，得念佛三昧。尝写阿弥陀经十万余卷，画西方净土变相图三百余壁。其念佛已得三昧，每念一声，口出一光，十至百声，光亦如是。从其得念佛三昧者，不知凡几。师序念佛三昧云：「夫称三昧者何？思专想寂

135

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悟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後高宗闻其盛德，又闻其念佛口中放光，专诏入宫请益，皆以老病辞谢，及临终前勇猛精进，登柳树投身而安详舍报。因赐额其寺曰「光明寺」，遂有「长安光明善导大师」的称呼。

他去世後，还有一首劝人及早念佛的偈子，在丛林中流行著；「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龙鍾；假饶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是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

3. 三祖唐承远大师念佛：师为四川绵竹人、初事成都唐公。廿四岁至湖北荆州玉泉寺，依兰若惠真师剃度，遵师命定居南岳衡山设教，受化者数以万计。平日多依无量寿经，专修念佛三昧，以其心得教导信徒。初居山西南岩之下，筑精舍号「弥陀台」，仅足安置经像，粗食弊衣，精修苦行。道俗闻之，纷纷来归，并为扩建堂宇，德宗皇帝赐额弥陀寺。代宗时，其弟子法照，谓其师有至德，诏而不出，天子就南面而礼，并赐其居名「股舟道场」。柳宗元尝为之制碑，立石於寺右。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师往生於寺内，时年九十一。

4. 四祖唐法照大师念佛：事迹不详。悟开评曰：「羸形垢面，尚在娑婆，而正定中人，已见侍佛，苟非潜修密证之功，曷臻乎此！」此乃指法照大师初居庐山时专修禅观，一日於正定中神游安乐国，见有弊恶衣者，侍於佛侧，不知是谁？佛告之曰：「此衡山承远也」。师惊悟出定，登南岳访之，果如定

136

中所见，乃师事承远，受净土教义，归心安奉。其平日专修慈、忍、戒、定，为世人所宗仰。大历年间，曾於钵中见五台山圣境，後亲远诣朝礼，观见文殊普贤二大士，授以往生净土的法门。大历二年夏，复於衡州湖东寺，开五会念佛之际，感祥云开阁，二梵僧身高丈余，又睹弥陀和胁士，身满虚空之瑞相。後在并洲提倡五会念佛，代宗於宫中远闻念佛声，遣使追寻，才见师劝化之盛。於是诏入宫中，教授宫廷中人念佛方法，兼及五会念佛，从此盛行宫廷，赢得「五会法师」之佳名。

五会念佛的方法，第一会平声缓念，第二会上声缓念，第三会非急非缓，第四会渐急念，均唱南

无阿弥陀佛六字。第五会即转急念，只唱阿弥陀佛四字。此为照师创意，由缓入急，唱念佛名，可速得三昧正受，成就五分法身。四十年前梁启超之学生张玉涛，出家名观本，在港澳提倡五会念佛，风行一时。

5. 五祖唐少康大师念佛；师浙江缙云仙都人，俗姓周。母罗氏游鼎湖，得玉女捧青莲花授之，谓此花吉祥，授汝当生贵子。及康生日，青光满室，香似芙渠。生而不言，七岁随母入灵山寺礼佛，母问识否？忽开口说：「释迦牟尼佛」！父母奇之，必有宿根，不昧灵性，舍之出家。十五岁，能诵法华楞严等经五部，非过来人，焉能如是！

贞元初年，至洛阳白马寺，在殿内看见善导大师的劝修净土文放光；即祝祷曰：「若吾与净土有缘，乞更放光」！果然更放光，其光更盛。遂愿宗净土

137

，劫石可移，此愿不易。遂至长安光明寺善导和尚影堂瞻礼，忽见善导现身空中对他说：「汝依我教，广化有情，他日成功，必生安养」。後往新定地方弘扬净土，方便乞钱诱小儿念佛，念佛一声，给与一钱。小儿务得其钱，越来越多，乃改为念佛十声，给予一钱，念者仍多。如此经过一年多，不管有钱无钱，不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凡见康师，都念阿弥陀佛，造成念佛的人，盈溢道路。

贞元十年，康师又於乌龙山建筑净土道场，弘扬念佛法门，集众念佛，化度者更多。师每升座，念佛一声，大众即见一佛从其口出，连念十声，即有十佛从其口出，如联珠然。并问大众，汝等都见佛否？若见到佛的，必生净土；亦有不见佛者，宿根不同，业障使然。至贞元廿一年十月三日，嘱集僧俗弟子，当於安养，增进信心，能见佛者，真我弟子。临终念佛，忽放异光数道，奄然而寂。後人见其塔铭，多指他是善导和尚的後身。

6. 六祖宋永明大师？杭州钱塘王氏子，字冲玄。生秉异质，少时能诵法华经。每见父母相诤，即从高榻奋身於地，其诤遂息。十六岁时，献「吴越王齐天賦」，被众推为世间奇才。性慈、好放生。文穆王时，如税务官，多以官钱买放生命，侵犯公款，罪当死，临刑神色不变，官知其情，被宽赦。经此一场死罪得释的风波，心想出家，但父母不许，便刺心血濡毫断葷，以示出尘之决志，終於达到心愿，依四明翠岩禅师剃度，参学於天台德韶国师。曾於习定中

138

见观音菩萨以甘露灌顶，遂得智辩无碍。一次阅大智度论，见一老人要求出家，以无善根，为舍利弗所拒，回途遇佛而许之，以其八万劫前，在山遇虎，念「南无佛」一声，种下善根，今遇世尊得度成

道。因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遂发愿念佛，归心净土。曾著宗镜录百卷，以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汇融各宗佛法於心海，冥然无痕。後又作「万善同归集」，倡唯心净土，万法皆归於心，心生则法生，心灭则法灭。

宋建隆二年，受吴越钱忠懿王之请，住永明寺，赐号智觉禅师，广摄徒众。师平日日课是念佛、持咒、礼佛、修观、忏悔、诵经、坐禅、说法等八件事；夜则另居别峰一心念佛。在行道念佛，旁人时闻天乐鸣空，别有胜境。尝诵法华经积一万三千部，忠懿王叹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是之专切也」。乃为建西方香严殿，以成其志。

开宝八年二月廿六日，师晨起焚香告众，趺坐而化，时年七十又二。後有临川僧来礼绕其塔，人问其故，告曰：「我病入冥，见阎王殿左供僧像，王朝夕礼拜。问其此为何人？答曰：「此杭州永明寿禅师也，凡死者必经其处。师生西方，已登上品矣」。其生平禅净双修，曾作四料简：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他年做佛祖。

139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作依怙。

7. 七祖宋省常大师 讳省常，字造微。杭州钱塘人，俗姓颜，七岁出家，十七岁受具，戒行谨严。通大乘起信论，习天台止观法门，续庐山远公遗风 归心净土，宗仰念佛。宋淳化中，住杭州四湖昭庆寺，专修净业，结净行社，率众念佛，以相国向公，王文正公旦为社首。宰相及士大夫等百廿三人，皆投诗相颂，自称净行弟子。师乃自刺指血和墨书华严经净行品，每书一字，三拜三围绕，三称佛名，刊板印成千卷，分施千人。又以檀香木雕造毗卢佛像，跪拜发愿云：「我与一千大众，八十比丘，从今日始，发菩提心，穷未来际，行菩萨行，愿尽此报身，以生安养国。」翰林宋白承旨撰碑记其事，有云：「师慕远公，启庐山之净社，易莲华为净行之名。远公当衰季之时，所结者半隐沦之士；上人属升平之世，所交者多有德之贤。方前则名士且多，垂裕则津梁曷已」。想见其法化之盛。

天禧四年（四元一?二?）正月十二日，师端坐念佛有顷，唱曰「佛来也」，遂泊然而化，大众见地皆成金色，历时许久不隐。时年六十二。

8. 八祖明莲池大师：杭州仁和沈氏子，名株宏、字佛慧，号莲池。年十七，补诸生，在乡里素以学行著称。邻有老妪，日课佛名数千，问其故？妪曰：「先夫常持佛名，临终无病，与人一拱而别，故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宏有所感，自此栖心净土；并书「生死事大」於案自策。卅一时，依性天和尚祝发

为僧。访谒遍融笑岩诸老，参念佛是谁有省，心意泰然。隆庆五年，乞食於云栖，见其地山水幽绝，有志於此终老。然云栖多虎患，乡民多苦之；及师驻锡其间，每日诵经施食，其患遂除。某岁苦旱，居民固请祷雨，师以无德辞，并曰：吾但知念佛，无他术。民固请，乃持木鱼，率众循田塍念佛，雨竟随其足之所至而狂注，足未及处苦旱依然。众心敬悦，相与庀材造寺，於是化道大盛。

师平日力主以念佛法门统摄三根，宏扬净土，痛斥狂禅。著有「阿弥陀经疏钞」，大张净土之正义。神宗万历四十年六月抄，遍辞缁素。七月朔夕，入室曰：「明日吾将行矣」。次日留嘱，则云「老实念佛」，即西向念佛坐化，时年八十又一。

9. 九祖清 益大师；江苏吴县人，名智旭，俗姓鍾。其父持白衣大悲咒十年，某夕梦大士送子而生师。师少以孔颜圣学道统自任，著书辟佛凡数千言；及阅云栖大师所著竹窗随笔，憬悟有省，始悔辟佛之错误，自焚其书。年二十，读地藏本愿经，发出世志；日诵佛名。年廿四出家，闭关吴江，罹病将死，遂专修净业，归老灵峰。时诸方禅者，多以净土为权教，遇念佛人，必令参究是谁。师独谓持名一法，即是圆顿心宗。有卓君左车，尝设问难：「如何是念佛门中向上一路？如何得离四句绝百非？如何是念佛最後极则？如何是淆为处脑後一？请和尚快说一番，震动大千世界」！师答言：「向上一著，非禅非非

净，即禅即净，才言参究，已是曲为下根！果大丈夫，自应谛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设一念与佛有隔，不名念佛三昧；若念念与佛无间，何劳更问阿谁是最後极则！无念外之佛，为念所念，无佛外之念，能念於佛，正下手时，便不落四句百非。通身投入，见一阿弥陀佛，即见十方诸佛；但生西方极乐一佛土，即生十方诸佛净土，此便是向上一路！若舍现前弥陀，别言自性弥陀，舍西方净土，别言唯心净土，此是淆为公案！经云「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此即脑後一！但能深信此门，依信起愿，依愿起行，则念念流出无量如来，遍坐微尘国土转大法轮，照古照今，非为分外，何止震动大千世界！故经云：「若人专念阿弥陀，便是无上深妙禅」！

师著述甚富，多达四五十种。临终命弟子焚其尸骨，以屑和面，分施禽鱼，结西方缘。往生後三年，启棺而视，发长覆耳，面貌如生，门人不忍从其遗命，乃为建肉身塔於灵峰。师生前主张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境界，最初应从数珠下手，日久纯熟，则不念自念，然後记数与否，皆可自然得其三昧。

师平日主唱三学同源说：禅是佛心，教是佛语，律是佛行。此三是三而实一，若知佛教是一以贯之，则可知即禅即教即律，乃至即律即禅即教。又谓三学不外乎是念佛的一门，而以念佛为佛教的归结。又其广义解释念佛，念佛有念他佛、念自佛、念自他佛三种：以庐山一派的念佛为念他佛；以达摩所传的禅及南岳天台所传的观心念佛为念自佛；以永明延寿一派的事理双修为念自

142

他佛。如是则教禅二宗皆不离念佛法门。其思想圆满，融汇佛教的派系观念，实为整个佛教重兴的指南。

10. 十祖清截流大师：名行策，字截流，俗姓蒋，宜兴人。廿二岁出家，五年之间，胁不及席。康熙二年，住杭州法华山专修净土。著「劝发真信文」，阐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若人欲归净土，须先发真信，继而专念佛名求生彼国，自可感应道交。又曾发起精进佛七，谓持名可使一心精进，得生净土。康熙廿一年七月九日示寂，时年五十五。师归西日，值孙翰及吴氏子病亡，一昼夜复苏，自谓「吾为冥王勾摄，系阎王殿下，忽见光明彻地，且香花漫空，冥王伏地迎西归大师，视之，即截公也。吾以师光所照，遂得放还」。

11. 十一祖清省庵大师：江苏常熟人，名实贤、字思齐、号省庵。师生不茹荤，七岁出家，礼清凉庵容选和尚为师，聪慧爽朗，经典过目不忘。十五岁雉发，兼通世典，能诗善书，然未尝顷刻忘生死大事也。事母至孝，母亡，跪佛前诵报恩经七七日。廿四岁受具於昭庆寺，戒德庄严。尝於真寂寺掩关勤修，日阅藏典，晚课佛号，三年後有请讲法华，辩若悬河，沛然莫御，说法无滞。後诣四明阿育王寺瞻礼舍利，然香供佛，跪发四十八愿，感舍利放光，因赋诗云：「迦文灭度二千年，舍利於今尚灿然，自庆宿生何善利，得瞻光相塔门前，药王虽去药还留，惭愧痴儿病未瘳，读罢涅槃遗教品，伤心不觉泪长流」！

撰「劝发菩提心文」措词悲切，诵者每多堕泪。

143

晚年，师居杭州梵天寺，结莲社而专修净业，率众念佛，精勤不辍。雍正十一年冬预示西归之期。次年四月十二日告其徒众曰：「十日前已见佛，今再见矣」！侍者请留偈，即书曰：

身在华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
心随诸佛往生去，无去无来事宛然。

书讫，谓吾十四日，定往生矣，汝等为我集众念佛！远近徒众毕集，雪涕膜拜曰：愿师住世度人！师复开目曰：「吾去即来，生死事大，各自净心念佛可矣！」说毕连称佛名而逝，颜色如生。

12. 十二祖清彻悟大明：师讳醒际，字彻悟，一字讷堂，又号梦东。京东丰县人，俗姓马，父讳万璋，母高氏。师幼颖异，长喜读书，经史群籍，靡不采览。二十二岁大病，悟幻质无常，起出尘心，投三圣庵菜池老宿发，转住北京万寿寺，竭力提倡净土，声驰南北。次年诣岫云寺，依~?师圆具後，参访明师；亲预各种讲席，性相二宗，了然胸次。尝示众念佛语云：「吾人现前一念之心，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终日不变，终日随缘，夫不随佛界之缘而念佛，便念九界；不念三乘，便念六凡；不念人天，便念三途；不念鬼畜，便念地狱；以凡在有心，不能无念，以无念心体，唯佛独证，自等觉已还，皆悉有念。凡起一念，心落十界，更无有念，出十界外，以十法界，更无外故。每起一念，为一受生之缘，果知此理而不念佛者，恐未之有也。若此心能与平等大

144

慈大悲依止功德，以及万德洪名相应，即念佛法界也；能与菩提心六度万行相应，即念菩萨法界也；以无我心与十二因缘相应，即念缘觉法界也；以无我心观察四谛，即念声闻法界也；或与四禅八定以及上品十善相应，即念天法界也；若与五戒相应，即念人法界也；若修戒善等法，兼怀瞠慢胜负之心，即念修罗法界；若以缓软心念下品十恶，即堕畜生法界；或以缓急相半心，与中品十恶相应，便堕饿鬼法界；若以猛炽心与上品十恶相应，即堕地狱法界也。」如此语重心长，愷切陈词，劝导念佛之利益，其有不发心不念佛者，不亦愧对前贤而孤负己灵乎！

师晚居红螺山资福寺，归者愈众，旋成一净土道场。至嘉庆五年，预告归期曰：「幻缘不久，虚生可惜，宜各努力念佛！」十二月十七日，蒙佛接引坐化，异香满室。茶毗得舍利百余粒，时年七十。

13. 十三祖民国印光大师：师陕西合阳人，俗姓赵，名圣量，又号常惭。清末秀才，有文名。三十岁出家於圆光寺，历居终南、红螺、普陀诸峰，经三十余年，但劝人念佛，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民国纪元，居士高鹤年，取其文数篇，刊入上海仲学丛报，署名常惭，遂以名闻於时。

民国十九年，师居姑苏灵岩，遂创立灵岩山净宗道场，教人以伦常因果为

根，念佛生西为志。平素自奉甚俭，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香敬，悉皆代 为广种福田、流通经典、救济饥贫。又广赈济灾患，设慈幼院，讲演佛法於监狱，慈悲深切，语带情感，闻者每多感泣流泪！且其慈悲，惠及异类之生物。当其年登七十（民国十九年），住苏州报国寺闭关，宿地臭虱孳生，弟子恐师 年老不堪其扰，屡请人入内代为收拾，皆被峻拒。且自责无德，未能使虱虫离身。至廿二年，臭虱忽然绝迹，师亦不以语人。近端午，弟子念及复询，师答以「没有了」。弟子以其年老眼花，坚请入内查看，确已了无踪迹。慈化感得 臭虫，自动搬迁，有如是之灵奇，闻者无不五体投地。

忆民国二十年，我在厦门闽南佛学院求法，尝读大师文钞，有「三滥不除，佛法不兴」之语。三滥，是指过现海内外丛林滥挂单、滥剃度、滥传戒，所以使中国佛教衰败、一至於此。故印公之意要兴中国佛教，必须先除此三滥。此与太虚大师改善佛教制度之意见亦相通。次年冬闽院放寒假，我随师叔芝峰法师回沪旅行，转至苏州，宿文涛和尚之定光寺。当晚下雪，次晨雪深尺许，芝师要与我同去报国寺拜谒正在闭关的印公。我谓如此雪花飘舞不停，如何可以出门？师谓大德当前，时缘难遇，不但落雪，即使落铁也要去呀！我在途中想起「程门立雪」和「红雪齐腰」的故事，对参访大德之敬心，油然而生。我们既至印公关房，先见其亲笔偈贴在关洞门口：「虚度七十，来日无几，如囚赴市，步步近死！闭门谢客，念佛是已，倘鉴愚诚，是真莲友」。敲了两次洞

门，他还是慈悲推门接见。他和芝师早已相识，寒暄几句，芝师就向他老请益：「今天落雪，不辞严寒，特来拜访，不知老人家对我们办「现代僧伽」有何教训」？他听到「现代僧伽」四字，似欲板起面孔，以呵责口气说：「你们在厦门办现代僧伽，为文批评僧伽，很不对！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呀」！芝师说：「正僧伽，我们应赞；若是伪僧伽败坏佛门，不应批评指正吗？您大师亦曾说过：「三滥不除，佛法不兴」，不是也有此评改善佛制的意思吗」？公答道：「不是不要改善佛教，而是现在的佛教病态，好像一个重病的人睡在床上，已是奄奄一息，应设法医治他，但不能很重地打动他，打动得太重，他就会死去，你想救也救不到了！」芝师不想和他老人家多辩，只是大笑一声，便把话题转到其他的地方去。他老亦谈起曾在武昌佛学院和芝师同学过的谛老的徒弟显荫和显教的情形，大概憾惜他们，因显荫法师後留日归来，青年早逝，而显教不安分於佛教生活，後来亦去作教官了。在改革佛教上，双方意见很接近，只是观点和作法略有不同。我当时在旁想著，印老念佛之人，是缓和的改善派；芝师代表现代僧伽，自然是急进的革命派。他的意思，佛教既如重病之人，要赶快医，及时抢救才会快好，若是慢慢来医，与垂危的重病者，恐怕不易挽救其生存了？

印公在生曾印佛书五百余部。民廿九年十一月四日，往生前告弟子云：「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至诚恳切，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时寿八十，遗书百万言，摄众十余万。

147

万法归宗，不出净土，上列祖师的史实，足资证明。

148